



新都的贈品



徐鶴林

新都的贈品

徐鶴林著

上 海

北新書局印行

1928, 3, 20 付排

1928, 5, 30 初版

1——2000

每册實價大洋三角

新都的贈品

目 錄

到了新都	1
紀念月	3
美麗的櫻桃呵	7
鴨	13
繁鬧的一隅	14
特別證章	25
野戰病院	31
國民劇場	37
二陵墓	40
愁慘的江邊	55
戒嚴	63
勤務長	69

游藝會	73
酸鼻的新聞	83
龍潭之役	89

到了新都

咳，南京！當我最初晤見你的時候，你那副愁慘的面孔，真使關心你的我喫驚不小。記得我那天在輪船上正當船過蕪湖天色發魚肚白時節，我就兀立在甲板上；你想：尖冷的野風，潮濕的水氣，侵襲我顏面，壓迫我呼吸，我所爲何來！？我能够看清楚你面孔的時候，是在船離下關一里遠的所在；唉唷！你那用以嘆息的烟囱，弄得氣息全無；你那用以招搖的街巾，好像藏跡滅踪；你那用以游泳的江面，于今片木不留；……只有間隔多分鐘發生轟轟的大砲聲，震驚起躲在草木深處的老鷹，很不懂事的模樣，在散逸的白色砲烟裏打幾個迴旋舞，撲落又躲藏起來，因而拉

開我俄頃的悲戚。我還閒情逸致地拿貓兒似的晴靈，望望東，望望西，滿想探看砲頭的所在，然而怎麼能夠看得出！

我爲了熱情的驅使，竟大着膽子搬下小駁船。駁船向南岸蕩，北岸的砲聲遼爾密。砲彈掠過頭頂，彷彿不可比擬的大鳥暴怒振翼。我躲藏在行李堆裏，聽見自己心房別別的聲響，不期然而然發出發抖的嘆息。忽然看見一個兵的屍身，仰浮在離船不遠的水面上，這可憐的兵，四肢拳曲着，顯出中彈時痙攣的利害，一隻殘暴的老鴉，停在頭上啄食他顏面的肉，我一揚手，老鴉飛了起來，在我們頭頂打旋，對着長江淒涼的景象，同時對着可憐的犧牲的死者，發幾聲破啞的慘叫。

有什麼辦法呢：督促用重價雇來的挑夫，偷偷地上岸，嘮嘮叨叨地說通水關的巡查，偃偃僕僕地走過城下無所遮蔽的長堤，又嘮嘮叨叨地向城門守卒講說來程……

夠了，遭這麼險！

到新都了，……

祝新都平安！

紀 念 月

我算不得革命女神頭上的彩結嗎？朋友！我到新都第三天以後，便過着轟轟烈烈的革命紀念月了。

五月便是革命的紀念月。

在這紀念月的三十一天中，可以大胆說：編纂的人天天都呢呢喃喃地在製造宣傳文字，畫圖畫的人天天調起大杯顏料作描奸畫醜的工夫，印刷機器終日終夜滴着珠般的墨淚發出低低的泣聲旋轉不息，農會工會黨部的領袖天天在總理遺像下噪噪離離地開會討論一切的進行，男女學校裏的小朋友天天忙着練習應時的表演，血花劇社的社員天天忙着編排革命的新劇；還有街頭，天天

有指手畫脚的演講員大聲演講，使聽懂的人精神激發，使聽不懂的人呆如死鵝；還有市面，隔幾天就掛起新剪的黨旗國旗，把老太婆般的街屋裝扮得燦爛簇新，儼如預備出閣的少婦；還有牆壁，到處貼着七色俱全的紙，上面畫着龍飛虎躍的字，確確實實能夠使一般過路的人看不見堆積在牆壁跟的糞便與死鼠；……

比如五一的勞動節罷：拿三角旗子預備赴會的羣衆哩，從上半天起就看得見走來走去；抑抑揚揚的軍樂哩，從你枕夢未回的時光就聽得見吹打到東吹打到西；商店哩，門兒關着；工場哩，機器停着；羣衆大會場上哩，台兒高紮着，旗兒飄舞着；到了下午集會時候，擠進去，擠進去，人們如狂潮一般的向會場大開着的門口裏湧擠進去；軍隊帶着臨大敵的勇氣，大學生們帶着瀟灑的神情，女學生們流着涔涔的額汗，工人們現出搶麵包似的狂熱，貧兒教養院裏的小朋友一律穿着童子軍服，秦淮河畔的歌女也啾啾吱吱的結隊而來；……「五萬人」，「七萬人」，你大胆說，決沒有人嫌你過火。自從一經主席台上有人

用號筒傳出‘宣布開會’的號語以後，嗡嗡咚咚的人聲是稍稍能夠低減一些兒的。但不久工夫，因為五月的太陽亦頗頗焦灼的緣故，人們遂漸漸向樹蔭下去躲避，漸漸走至小河邊去憩息，漸漸登上牆頭去呼風，穿緊身袴的小後生騎在自由車上繞場奔馳，荷長槍的騎巡隊坐在長鬃馬上緩緩巡行，散發宣傳品的人到處奔走把紙塊隨意向人家懷裏塞。——不耐性的人儘管向四面竄，耐性的人逐漸擠近台前。……倒底：會是給少數耐性的人開的，講演也是專為酬報耐性人的。所以直待散過會後，直待遊過行後，不耐性的人除了滿身子的臭汗滿鼻子的灰塵而外，心中往往是毫無所得的。

五四是這般舉行的，五九，五卅，統是這般舉行的。還有五五，五一八，則比較少規模一些。

但是，朋友！在這接連舉行的狂熱會集中間，曾發生過一次可怕的狂瀾哩：是五四紀念的一天，十多萬密集的羣衆，轟隆一聲，咳心裏轟然譁變起來，於是羣衆的軀體立刻如同蘆梗被疾

風掃捲着一般的向四邊崩倒，帽兒從頭頂跳起丈把高，食物攤子踐踏得稀爛碎，悲喊聲震天響；……幸而台上主席團提高嗓子大呼「無事」，樂隊作起鎮慰人們靈魂的軍樂報告「太平」，繪着黨徽的飛機也于這時飛來繞飛頭頂庇護羣衆；于是可憐的羣衆，才從滾臥的塵土上爬起來，才摸撫到被踐傷的創傷，才相信是平地的風波，才明白是無事的自擾。加之，一位偉大的革命領袖挺身走近台前，他從靈魂深處與肌肉深處共鳴出一種生命最深意識的詞句與一種最高情感的詞句，把大多數的壯烈觀念，大多數的革命知覺，傳給羣衆；于是怯弱的，壯胆了，惱喪的，激奮了，哭泣的，歡笑了，創傷的，忘痛了；……

然而，這場風波的起由，到如今還不明白！

美麗的櫻桃呵

大約是五月中的一個清朝吧：溫暖的陽光，嬌柔的夏風，秀眼雀兒歌唱聲，同軍營裏的軍號聲，都從大開着的樓窗裏掉了進來，一掉進來就使我不想再眠，因為懶惰虫是害怕陽光與音樂的。……我站在窗邊一忽兒，望着浮在屋頂上的樹葉，在遊移擺動；望着瘦長的鐵烟囱，在傾吐白烟；望着淡藍的遠山，在薄薄的暑霧裏默息；南京總是這麼晴和，總是這麼多樹，總是這麼細霧，總是這麼流露着山野氣味同時又充滿着海洋氣息，……

「我的乖，南京是多麼宜人！」我情不自禁地嚷出口來。

「今朝同到玄武湖去度這美妙的晴日。」正披衣下床的老咸，受了我話的感動，答應我這麼一個好主意。

還有什麼理由反辨呢？在武漢度新年，便同老屈約：「大家努力工作，趕跑孫傳芳，趕吃玄武湖櫻桃！」那時，玄武湖在軍閥鐵蹄與雪魔冷刺的蹂躪之下，櫻桃樹還憂悶地未曾有排芽的勇氣呢！到現在，現在呵，自由雨遍灑東南，一切生物都吐出樂的氣息，玄武湖櫻桃樹自然蓬蓬勃勃地開大朵花結大個果了！於是一剎工夫，撲落落，我們便並鞍策馬，馳騁在赴湖的道兒上了。

我們並鞍策馬，馳騁在赴湖的道兒上：道兒上所有戴大草帽的黃包車夫，穿藍背心的清道工人，赤着腿的負柴女子，穿輕綢長馬甲的小女學生，都閃身讓路；那些荒涼的園地，那些搖擺的古樹，那些孤另的壘粉高屋，那些揩得油光光的汽車，都挨着我們的踏蹬飛奔回去；蟬在道旁鳴唱，鳥在頭頂招呼，南京塵土在鐵蹄下詛咒，我們沒有工夫理會。

一切我們都沒有工夫理會：我們放寬馬繮徐

行起來，原來城門已落在馬屁股後，湖已嚇然在馬嘴兒前了。一道土股伸入湖中與櫻桃林相接，好比人家在滿了水的大天井裏搭跳板與花竈相接一樣。走過土股，把馬托付給一所草舍裏的老農人，我們就放逸地向櫻林裏疾奔起來……

向櫻林中疾奔了去，天呀！所有果兒都帶着一種珊瑚的光輝，一種珊瑚的肌理，一種珊瑚的貞潔；葉上的冷露剛被朝陽拂拭乾淨，愈顯出翠翠的明媚；我們發生宗教的渴慕了，我們要吻櫻桃樹，吻櫻桃葉，吻櫻桃果子了……

我們狂吻櫻桃，我們狂吞櫻桃；

我們狂吞櫻桃，我們狂吻櫻桃；

這里沒有講究衛生的洋大夫，這里也沒有會晒人饕餮的道學先生，只有嘻皮笑臉的窮孩子，拾起滿衣斗的爛櫻桃與我們賽吃，只有跳躍在枝頭上的百靈鳥「啾啾……」地催我們快吞；……

我們汗珠滴在櫻桃上，櫻桃汁濺在鼻尖上；……我們喫飽一肚子，去裝滿一籃子；……末了，我們付了一些錢離開櫻林了。

離開了櫻林，向一條鋪着沙夾着青的小徑行

去。遇見許多爲趕吃早晨櫻桃而來的男女；她們攜着竹籃子，滿裝着小孩子的神氣帶跳帶跑的伴在男人們身邊，那苗條的軀體裹在合時的綢衫裏，那剪短的黑髮貼切在兩鬢邊，疾行過去，很明顯地給我一個嬌美的印象。

我帶着這個嬌美女人的印象，與老咸走進一所大廟宇。這廟宇，人家原本爲祭祀湖神而造，却不料竟彷彿爲供給遊客的憩息而設。我們在大廳堂裏坐下，人家就端了二杯香茶與幾樣點心來，兩人對坐在茶點邊，沒有一個肚子需要，以致人家拿回去時幾乎每樣仍是滿滿的。廟中遊人漸集，我們才發覺人家大多從水道來的。

我們發覺人家從水道來，我們便也起身找水道去。走出了廟門，站在步道上，但見一片曠闊的淺水泥田，全掩藏在高低不齊的青黃不一的蘆葦下。這泥田，就是歷世著名的玄武湖！如其嘆賞西子湖是秀麗姑娘，那末我們祇得讚美玄武湖是癩痢孩子了。全個湖面祇因划船來往的划撥，才從蘆葦叢中闢出幾條反着白光的狹狹的水徑，顯出一些細嫩的微波，給人們一點兒美意。划船

只是一種無飾無蔽的大木瓢，裏面陳設二三把小竹椅，遊人坐在划船中，除了欣賞左右密生的蘆葦外，坐在後面的人算來只有欣賞前人的後腦了。我越回憶到西湖，我越感覺到這湖的沒味。

到家後，肚痛半天，狂吞櫻桃，原應受一些懲罰的！

鴨

南京，彷彿是鴨子們的屠場。不論大街小巷，都可以遇見鴨店。在鴨店中，鴨子們是成羣的伸頸就刑的。牠們就刑後，還得在盛滿沸水的大木桶內洗回愉快的澡，可是牠們滿身美麗的毛片，就是從前牠們在河裏游泳時曾使得魚兒們欣羨而夢想過的那些毛片，至此都被剝得乾乾淨淨。牠們只好赤裸裸的被送到紅燒的醬罐裏去，或是熾熱的掛爐上去，或是清水的砂鍋裏去。

過後，牠們就被陳列在透明玻璃櫥中，或懸掛于古紅天花板下。牠們光彩的外皮，牠們修整的體態，牠們濃郁的香氣，牠們肥美的肌肉，總使得人們熱烈地起了吃鴨的慾望，總使得人們趕

快從口袋裏掏出幾只小銀元擲在鴨店櫃台上，向那滿身塗着油垢的掌櫃掉換透熟的鴨肉。至于或是烤鴨，或是醬鴨，或是燻鴨，或是滷鴨，規規矩矩的，都聽尊便。

尤其是將近人家用餐時候，那些小夥計們，那些小販兒們，那些小姑娘們，那些灰衣服的勤務兵們，用荷葉兒裹着的，用瓷碟兒盛着的，用漆盤兒托着的，都是美味的鴨肉哪。在盛大宴會席上，在家常請客桌上，在監獄和養濟院的粗飯甑旁邊，都得遇見我們可憐的鴨子的肢體或臟腑的。

不過，爲要好好認識鴨子們，還應該到很講究的酒菜館裏去。我記憶起來了：在貢院街金陵春那里，一隻清燉的全鴨，盛在銀盃清湯內，如同浮在池水裏一般有恣態，一般有生氣；待筷子一落，鴨體便解；待一進饜嘴，骨碌便竄進牛胃；留在你舌頭上的是一種滑膩的真汁，塞在你齒縫間的是一種纖嫩的肉縷；逼得你讚美這吃法的衛生，逼得你佩服這製法的藝術。

我更有一個美妙的難忘的吃鴨故事哩：是滿

含詩意的月夜；是蕩船在秦淮河中，是良好友誼邀集的歡聚席上：兩岸飄來的絲竹聲，喚起我們暢飲的豪興，大杯金色的勃蘭地酒，引起我們「叫條子」的慾情；「條子」飛了去，姑娘飄然來；——我捏着一把汗叫她們姑娘！俄而，堂倌送上一大盤薄薄而鬆脆的鴨皮，滿顛酒赤的 B 君却送一片鴨皮至姑娘面前，裝得同舞台上的小丑一沒無二，對姑娘說道：

——美麗的小鴨子，你們頭先給我們的，也只是不關痛癢的外皮！

堂倌送上一片片的鴨肉，B 君伺候着姑娘的脾氣，繼續說道：

——其後給我們的才是內一層的肉！

接着堂倌送上臟腑，B 君把嘴唇遞至姑娘嘴唇邊，

——然後你們給男人心腸！

末了，頭爪翅膀端上來了，

——于是你們把赤裸裸的腿臂獻給用金錢填滿你慾海的人！

大家轟笑起來。那老王，便是在人家喝到緊

要關頭而他却會來乾兩杯逼人加重醉氣的老王，忽然顛巍巍地捧起滿杯的酒；對住大家骨碌一口喝完，而後高聲喊道：

——我來飲老 B 的壽！

第二個站起來，也舉杯在手：

——我飲秦淮河的壽！

第三個，

——我飲明月的壽！

B 君于是愈裝得同小丑的老祖師一般，攪着用網巾掩嘴淺笑的姑娘，歪歪斜斜地站了起來，不知是爲要取悅大衆，還是借此發洩懷裏塊壘：

——大家莫忘這隻美麗的鴨！來，我來飲美麗的鴨子的壽！

一道迷人的眼光從美麗的鴨子的腫人裏射了出來；于是大家都陶醉了。

.....

在歸途中，老王用鼻音私語我說：

——B 君在秦淮河畔一定坐過美麗鴨子的冰桶的！

繁鬧的一隅

這回我領你們到一個軟塵十丈的地方過一天罷。這是金陵最繁鬧的一隅，歷代詩人曾竭力吹噓過的……到今天才領你們來，我真是很抱歉的！

茶院子裏的管絃響起誘人的節奏，門大開着歡迎客人，我們就進去揀個坐位領受一杯戲茶罷。

唱戲的女人站在高高的小亭子上，拉長粉膩的頸頸唱時派的京曲；一盞盞清香的茶，——我敢給你們担保，這要算得京裏最香味的茶了，因為就是最悅耳的秦淮河裏的帶苦帶酸的水燒成的，——這時就熱騰騰地安排在你面前；你須裝

做很懂戲的神情，內內行行地欣賞這從艷麗的肌肉裏迸出來有生命氣息的音樂；遇到她們聲帶振動率加速又加速的當兒，就粗野地「噢呀」一聲也毫不要緊；她們一個個掉換着唱，聽準一個善唱的，不，不，是看中一個俏皮的，就擲出幾隻美麗的銀幣，就可以聽到幾隻完全稱心的曲。喂！一個看來梅毒已到第二期的登台來了，不要聽下去了，我們外面去罷。

到了外面靠河的市場上，紅磚色皮膚的江北女人拉起小風琴叫賣梨糖；南鄉孩子將花石浸漬在清盂裏，反映出奇妙的花紋，向外省來的大人騙錢；一班穿外國呢軍服縛皮綁腿的青年軍官帶着獵竹雞的神氣撞來撞去，想完成他們前昨夜裏未曾完成的韻夢；河邊珠圍翠繞的船艙裏飄出醉人的歌樂，這愈使青年軍官的靈魂歡舞起來；在那邊，孔仲尼爛廟裏頭，有許多個我稱之為中國猶太人的，險惡的腫人躲在遮陽帽底下炯炯發光，在販賣半新不舊的傢伙；一些走江湖的先生們，穿着骯髒的長衫掉在一羣下流社會中間，用了瘋狂的摹仿在編造一些奇妙的長篇故事；我發

現一種人皮的惡臭，日安！我不同他們擠了，…

……………

爲要好好懂得詩人爲什麼艷稱金陵；爲什麼這陋劣的市場景象值得那般詩人用盡娘力來咏嘆？於是我們就在一家姑娘房間裏出現了。房間很寬闊，靠壁置一張鑲水晶鏡的大衣櫥，從虛掩的門縫裏窺見內邊摺疊着許多艷麗的衣服，這衣服一定有詩人的唾沫吻在上面的；近窗處擺一張臉盆架，架上邊另另散散地堆着香胰子香髮水，香精，爽身粉，姑娘之所以成其爲姑娘，這些小物件自有莫大功績的；在房間最安靜的地方安着一張簇新銅床，垂着玫瑰色的絲帳，這就是詩人們夢想的天國，尤其是我們的武裝詩人！……呵，常常的，不懂事的憲兵常常帶着剝壳槍走來巡視，老想從這天國裏撈幾個武裝詩人去掌手心。「但是他們豈這樣笨？」姑娘笑嘻嘻地告訴我們說：「他們外面穿便服，襯衫袋裏仍然佩着軍官的証章，……我這里就留有一顆，……」姑娘說到這里，燕一般輕快的拿出一隻黑羊皮盒子，鄭重打開鎖蓋，拿出一只人家送她的証章給

我們看，並說了一大篇如何珍愛的話。她的小盒子關着軍官的證章。幾封軍官的信同幾張軍官的照片，算來這位軍官的靈魂天天都迴繞在這迷人的小房間裏採詩料了。……窗外：深綠的河水在那裏微笑，細瘦的柳條在那里擺腰，癩蝦蟆在水底奏琴，小麻雀在枝頭跳舞，……這樣，人家啄嘆的來源，我們統統明白了。

到什麼地方去消磨這無明月的夜哩？在前面，一所樓頂有一排小窗子，人家錯認為改良的監獄署的，我知道是戲院子，我們進去看幾齣罷，因為我們平日工作忙的人能够抽閒跑到這樣美而遠的地方實在很難得的。

我們進去時，戲已經開始了，戲院子老板為要不妨礙人家白晝的工作同時又要不妨礙人家黑夜的睡眠，所以開了一個每下午五時演至十時的新紀元，這一點，我們覺得這有八字鬍子的戲院老板是很可愛的。人家說這裡是監獄，却誠然相像，黑暗而又熱悶，因為僅僅一排小窗子，却閉得如同唇咬唇一般緊，大約恐防貓頭鷹潛入聽白戲的意思！戲子並不壞，——不過，並不是因為

座客滿我就說他不壞：我相信，住在南京城裏的人確確實實只覺得軟綿綿如坐在一個污穢的絮筐裏一樣，終日除了工作打呵欠以外，消磨其餘光陰的方法，只有挖鼻糞抽紙烟；所以即使獼猴跳一類的角色來登台，人家也會擁擁擠擠來拍手喝采的。何況這里有二個大名鼎鼎的男戲子，又有一個表情細膩的女戲子；當這女戲子獻藝時節，陳列在周圍的觀客，立刻都變成定睛的斜眼人！

出了戲院子，帶着微餓的肚子，從不甚明亮的路燈下，走沒有市面的曠道回家。雖然那站在拐角裏的哨兵接連連的盤問口令，給人以難堪的刺激，雖然那肅立在營盤門口的衛士持着油光光的長槍，給人以嚴重的恐怖；但是清涼的夜氣圍繞在身邊，雄大無邊縷着星星金火的碧落庇護在頭頂，足以使我壯膽使我舒泰的。

我願意稍稍久留南京，就是愛這充分的鄉氣。

特別證章

整個七月都被煩熱的炎陽糟蹋了：那辦公廳大開着的窗戶外面吹進來一陣陣的熱氣，彷彿從洪爐口透過來一般，使人喘不過一口氣來！而且，軍服同皮帶裹紮在身子上的猶如熾熱的鐵皮熨燙在皮肉上一般！有什麼辦法呢？肩背上的汗珠任牠流到尻臀上，顏面上的汗珠任牠滴在胸襟上；午飯一到肚子裏，就彷彿魔醉液注到血管裏一樣，身體墜在軟綿綿的大臂椅中，靈魂便在空中同知了的歌聲追逐起來。等到一點半鐘重復上辦公廳時節，各人坐在棹子跟前，都用左手托着昏沈沈的腦袋，一壁工作，一壁呻吟。直至五點鐘退辦公廳時候，煩熱還不會稍殺一點，物體

經受十多小時的炙晒，熱辣辣地如新出模的鐵件。豐腴的晚膳給我們稍稍鬆轉一點，但仍然沒有勇氣發一言，笑一聲！於是散席後到公園那邊去找求涼意的慾望，立刻就浮上心頭來了。

誰而沒有知道這公園，誰就不能算知道南京事物！誰而沒有到過這公園，誰就不能算見過南京事物！在整個夏季的晚上，從赤陽剛剛同西天接第一個吻的時候就擠鬧起，直至冷露觸在人家鼻尖上的辰光止，這美好的公園裏來來去去的，儘是些瀟灑的人：有裸臂裸腿的小姑娘，有頭髻梳得油光光的貴婦人，有穿紗袍鑲細花邊的歌女，有武裝的女黨員，有念新詩的小後生，有飄着領帶的美青年，有模弄短鬍子的大孩子，有縛皮綁腿的軍官，……或對坐在鐵椅子上細語，或三五成羣在光亮的沙徑上踱步，或獨個兒坐在青草地上對俏皮女人的粉臉兒出神，或一簇一簇圍坐在藤几邊喫冰，……那迷人的星星披着蔚藍的雲紗微笑，戴綠袍的蛾蛾繞着燦爛的電燈泡跳舞，年青的蚊蚊離開草叢找求豔麗的肌肉，……那小小的花朵在路邊搖擺着，呼呼的南風，在枝

頭跳躍着，……啊！快樂的夜晚，快樂的園地，彷彿這裡離開炎陽有十萬里路之遠，彷彿這裡離開戰爭有數千百年之久！從可知我們趕到這裡來乘涼的慾望如何可愛，從可知人家爲何這般嗜好這裡了。

還有呢：

縱橫錯雜的沙徑，把全個園地割成各種不同的合于圖案美的區域；就在這許多區域當中，分栽着多種有藝術性的植物：那邊有幾株木犀同幾盆茉莉，是給遊人以嗅覺上的快感的，這邊有幾株山茶同幾盆月季，是給遊人以視覺上的快感的；至于平凡而可愛的梧桐，則夾路成行，吐着茂綠的大葉，這大葉密結得像西洋婦人粉肩上的遮陽傘，動動蕩蕩，十分可愛，在園中央，那藝術天才異常可愛的花草師，曾用小冬青栽成一個圓圓的游嬉林，層層屈屈，密密彎彎，教一般不懂祕密的孩子迷失在這裡，教一些怯弱的姑娘哭泣在這裡。在東隅，有所精緻的假石的小房子，關着一些石刻的遺書，啊！這真是一種公開的欺騙，一種創造的篡奪，一種溫柔的殺戮，那石刻

上巧妙的詞句，越令人想見姓齊的軍閥提起鋼刀殺李純捏起毛筆造遺書的精神！在公園盡頭，一片美麗耀光的竹林旁邊，安排有一所簡單結構的小亭，上面遮着青翠的樹葉，四邊流着幽靜的清氣，這簡直是一個芬芳美妙的地隅，隔離馬車市聲有千里之遠，人家借這裡交換戀情，我很相信，最貞靜的處女，也願意在這地隅享受一吻之樂的！但是尤其令人感動的，還是那個塘，那是一個一畝面積的淺水塘，四邊圍着齊腰的石欄杆，水面浮着大張的綠荷葉，偶然一隻燕子掉在水面上，撲落又飛了起來，水花濺在荷葉上，立刻滾成許多透明水珠，這就使得全欄杆上的人們都感着充分的涼意，都吐出歡樂的笑聲了。

聽着罷：

我們既然到了這園裏，我們對於園裏美好的事物又既然領略了一遍，我們就應該學時髦樣兒喫點冰或是喝點檸檬水，於是「來罷」一聲，我們就坐下喫喝起來。大概是喉嚨管得着滋潤的緣故，或是一天的煩熱于以驅散的緣故，我們遂嘮嘮叨叨談論起來：起初，談到黨員應有黨員的習

慣猶之這些白衣堂倌有堂倌的習慣一樣；跟着談到首都的車兒插有車兒的證章，（文曰：某某部，某某局。）房子門口貼有房子的證章，（文曰：某某部處職員住宅，不得駐兵。）正同軍人身上佩有軍人的證章一般，末了，一個豔麗的故事，就是人家爲了夢想特別證章而演成的故事，便給了我做永遠回憶的資料。

『S 同志由上尉升到少校，人家總以爲他應該歡笑的時候多了，但在他，却確確實實覺得苦悶時時來侵襲，這是無可疑的，他胸前還缺少一個燦爛的特別證章，他不能同其他中級以上官佐一樣在最高級官長的房門口趨進趨出；一遇見佩特別證章的人同他談話，他覺得這簡直是一種恥辱；他終日鬱鬱不樂，他的聰敏的夫人明白了他的心意：

——親愛的，你想領一只你所想望的特別證章，你的同事 B 先生身上是頂好的進路。

這樣提醒了 S，於是 S 家中飯棹上便時常爲了我們的 B 先生添排一份食器。

S 不在家的時候，鄰家小姑娘曾好幾次在 S

房中把 B 先生當 S 喊。也有一回遇見佩着美麗的特別證章的 B 同志（這裏該叫 B 同志）正同妻子細語，然而這一定是進行特別證章的談話，S 這麼一想，身心都泰然。

一天，B 氣吁吁地走告 S 說：

——你今晚就趁火車動身到上海去，一星期辦妥回來，你便有你領特別證章的條件了。

然而，第五天，S 便趁夜車趕回來。在路上，滿準備享受一個出妻意外的吻。

這使他生一點懊惱，敲門好些時，竟無人答應他，一種步履雜沓動作張惶的聲響，隱隱約約從室內傳出。

末了，他終在妻子房間裏出現了，他吻妻子前額時，頗驚訝妻子瞳人的清朗。

摟着妻子上床的時候，在枕邊發現一枚燦爛美麗的特別證章，妻子一把奪了去，隨即滿身顫抖的墜在丈夫懷抱中，哽哽咽咽地說道：

——我費了多少心力，昨天才爲你領到手！

S 先生也滿身顫抖，他爲這種假肺腑的恩愛感動到極點了！』

我們歸家經過復成橋的時候，回頭看看這美好的公園，這贈給我們一個豔麗的故事的美好公園，浸在細霧一般的電光中，陷在黑壓壓的樹叢中，一無聲息，一無動靜，多美麗呀！多幽閑呀！多清涼呀！

這公園：先前，人叫牠秀山；現在，人叫牠血花。

野戰病院

——老海，你這樣盛意拳拳的留我喫飯，你可有幾種使我喜悅的小菜？

——紅燒鴿，炒子鷄，這都是我的當差精心烹製的。我就爲了嗜好這兩樣東西格外容忍這當差的壞脾氣。老徐，你等一忽兒親嘗着，便叫你相信我是天字號知味的人，……味道真好！

——啊！鴿子，我愛的同生命似的。醫官！快吩咐你廚子加足火力……除此之外，你還有什麼？

——那我記不清這許多，嵌火腿的香菇，本南京的上等板鴨……就如那原封的陳花雕，照例是我親手開取的。老徐！我記得你很會喝兩

杯，你真好福氣，我今天恰恰有心意同你開懷開懷！…

半個鐘頭之後，我就同這良善的醫官在小餐室裏對酌起來。起先，那配藥室裏飄過來的藥膏氣，那診察室裏透過來的血腥氣，都使我發生欲嘔的難堪。現在，這醫官所特別賞愛的佳肴美酒都在我們面前熱騰騰地噴氣，而且我們對坐在這豐餐盛筵之前，我們的靈魂特別快活起來，一種平常所無的喜悅詞句，一種合板同腔的可愛意見，一種突如其來的熱烈友誼，就在這可敬的小餐桌上面交換起來聯絡起來。

朋友們！我確實愉快極了。

忽然，那大開着迎接涼風的玻璃窗子外傳來幾聲大喊：

——發餉！發餉！

我這良善的朋友，立刻面色變得蒼白，停了酒杯，側耳傾聽外面的噪雜聲，好像一個人發現到有盜劫臨頭似的。然後顯得異常憂鬱地低語我道：

——我的院長回來了，我去去就來，你好好

用一點，……

院長，原來院長回來了，于是我立刻浮上這野戰病院院長的印象：多角形的腦袋露着油光光的天靈蓋，濃眉下面，躲着兩顆又大又圓又透明又險惡的瞳人，滾圓的黑面孔翹着兩抹帶黃的短鬍子，大塊頭的軀體稍嫌臃腫點；……第一次我在這病院裏看見他，他方躺在睡椅上擠眉鎖眼好像計算什麼，第二次看見他，他在路上正嘻皮笑臉招呼一個俏皮女人；……把這先後兩種極不相同的神情組織起來，我便判斷這是一個既會弄錢又愛狎邪的壞蛋！

外面的人聲越覺沸騰起來了，于是我就離開餐室跑了出去，就只聽得四面病房裏發出緊促的步聲，噪雜的喊聲，聲聲混在起身下床的動作中間。原來一部分傷兵已把院長包圍起來，其餘還剛才從各人起臥的病房裏奔出來，真不像樣呀！頭部全裹在珊布裏的，臂膀搭在胸前吊布上的，運用小板凳代腳的，全斷了腿匍匐在破毯上的，統統向院長辦公室圍集過來。還有幾十個帶着棍子，竿子，叉子，所有隨手拖得到的能

夠代武器的傢具都舉起來像追逐野獸般的。從他們嚷起的一種驚人的噪雜的呼聲中間，稍能聽清楚幾人尖銳的語句：

——發餉！發餉！發我們二個月的欠餉……

——你吃去我們的餉，賊！……

——我們犧牲，……我們還要挨餓！……

——我們的餉，是我們生命換來的……

——你扣我們端午的節賞……

——你兀自把酒精當柴燒菜…忘八！……

——你又不添辦藥！你這強盜！……

院長還有辦白的勇氣呢！他仍舊那套栗色綢呢的美麗軍服，他的臉色稍稍慘白點使我覺得些微可憐。看他登在窗邊桌子上，用一種莫奈何的神氣解釋起來。我呀，我只斷斷續續的聽見他說：

——財政困難……同志們，上頭領不到……我知道的……我剛從軍需處來……同志們，你們的功績，……我很公開，……過幾天有……我……

這不着邊際的答覆能够使飢忿交集的負傷同志滿意嗎？這一杯水一般簡少的誠意能够把二百

多個傷兵胸中燃燒着的火燄澆熄嗎？……一種更利害的咒罵，一種更可駭的嘩動，截斷院長的演說了；院長先生才明白解釋的枉然，才懂得危險的到臨，便貓一般跳下桌來，向裏室隱沒了去。於是更有一種高音符的喊聲，凌諸聲而上：

——打！……打！打！

——打！打！……打！

——打！打！打！……

事情更其壞了：他們踏到椅子上，他們攀到桌子上，窗鏡碎了，壁板破了，頓足的聲音，搥拳的聲音，「打打」的聲音，「彭朗彭朗」的聲音，……不可名狀的騷動，不可名狀的混亂，這可憐的病院陷入戰爭的狀態了。我始終站在診室門檻上，我悲愁，我恐怖，我發寒發熱……

正在這時，一排荷槍的軍士，頭頂轟起喇叭，從院門外奔進來，（德律風萬歲）一奔進來就散成一條弧形的陣勢，各把槍拿在手中默立待命。那短小情悍的好排長遂離開隊伍走近傷兵們跟前，裝得如此和藹，裝得如此坦白，裝得如此精練，把手舉在頭頂連連搖動，大聲喊：

——聽我說，聽我說，……同志們！……
請退開，請退開，……同志們！一切有辦法，一
切有辦法，……聽我勸！聽我勸！……

和藹使人感動，坦白使人愛戴，精練使人信服，好排長奏全功了。于十分鐘間，就只看見傷兵們退走到病室裏去，退走到廚房裏去，退走到院門外去；幾個出衆的傷兵，留在排長面前嘮嘮叨叨訴苦：人家不是搗亂，短欠這樣，尅扣那樣，人家實在忍無可忍……好排長仍然那般和藹，只是連連點頭。

我那良善的醫官老海呢，他方才出現在我跟前，他當心够了，他忙碌够了，他恐慌夠了，人家只見他跳到電話匣子跟前站一些時，又跳到大門門檻上站一些時，……他對我嘆了一聲疲勞的長氣，他還有記憶請我繼續用餐呢！青天是我的證人，我肚裏已裝滿石塊了！……

國民劇場

前進前進，
大家前進：
不斷的鬥爭，
不斷的作戰，
不斷的革命。

兄弟姊妹，
相愛相親：
攜着手兒同行，
整着隊兒前進，
大家前進前進。

國民革命，
國民革命：
促進世界大同，
促進世界大同，
我們是世界的主人翁。

一位戴近視眼鏡的青年軍官率領二十多位男女藝員並排站在劇台上，很悲壯地，很激昂地，很愉快地，同聲這麼高歌着。

歌唱之後，上來一音樂隊，全穿着黃金般的軍服，全執着黃金般的樂器，……「一，二，三，奏樂！」居中的隊長揮棒發令，樂隊便奏起前進曲來。呵！這些武裝音樂家，手指押着聲鍵，眼睛釘着音符，脚尖踏着拍子，他們全部靈魂的詩意，他們整個生命的熱情，都裝進樂器裏，都傳到觀客的血管裏了。

接着，那戴近視眼鏡的青年軍官大踏步走近台前，先對周圍觀客點首微笑，然後輕咳一聲，開始他的演說了：

我一面看着那劇台前邊一排吐着燦爛電光的

脚燈，看着那聳在劇台兩邊密嵌電泡的亮鐵管，看着那像初夜的天幕又像純青的岩壁的全台大背景
的布幔，看着那墜在新製大臂椅中的男女觀客，……

我一面聽見他在說：「劇場是文化的大會堂，我們承認的，但是像中國劇場的腐敗，俳優的墮落，怎麼能夠望其宣傳文化？…我們組織劇場來表演新藝術，是以革命的精神提倡藝術，同時以藝術的精神促進革命。…我們拿藝術來宣傳革命，要知道藝術品沒有不含有革命性的，甚至乎可以說提倡藝術就是宣傳革命。……同胞們！同志們！藝術的力量，能在不知不覺之中與人以極深的暗示和感化，而且在觀衆受暗示和感化最深的時候，也正是受安慰最充分的時候……」

末了，這演說的軍官便在一陣驚人的掌聲中向兩幅閉下的巨幕裏隱沒了。



第一齣是「壓迫」。

房東太太： 像你這樣沒有家眷的男人住在
我家裏成什麼事體？

男 客： 像我這樣剛纔搬進來就要搬出去又算得什麼道理!?

房東太太： 我不答應住光棍!

男 客： 我不願意就搬出!

房東太太： 我非叫你搬出不可!

男 客： 我非就此住下不可!

于是這位面色蒼白性情執拗的房東太太立刻抄動起兩隻羚羊似的長腿，滿帶着倨傲，滿帶着懊惱，滿帶着忿怒，出門叫警察去了。可憐的鱈客，若干次墜身在沙發上，若干次挺身站起來，若干次提起藤箱想起身出去，但終于遇見一位救星了：門開處出現一位美麗的姑娘，——女客。

男 客： 日安，姑娘!

女 客： 日安，先生!

男 客： 我此刻氣極了!

女 客： 你爲了什麼事?

這時，男客的聰敏的靈魂忙給他打了一個十分可敬的主意，

男 客： 我請求你……呀!

女 客： 你有什麼……呢？

男 客： 請求你答應我……

女 客： 希望你快說來……

男 客： 請你承認是我的……我的夫人？

女 客： ……………！

這明明是一種強硬的侵犯，這明明是一種可惡的侮辱，這明明是一種犯罪的請求，然而勇為的天性佔據了她的心身，同情的熱血驅散了她的羞恥，看她略略驚異了一下，看她微微閉默了一下，

女 客： 我就這樣承認你！

男 客： 謝謝姑娘的好意！

當警察進來的時候，看見這一對青年夫婦同在整理被細雨打溼的行李，還有什麼勇氣責問呢！還是什麼理由叫他搬出呢！警察呆了，房東太太悔了，一同退出去了。

女 客： 哈哈！

男 客： 哈哈！

○ ○ ○ ○

第二齣是「降魔」。

皎潔的月色下，茂綠的樹林中，斜躺着一位美麗的女仙人。清氣使他陶醉，月色使她幻思，她微倦了，她假寐了。

大樹背後跳出一隻全身黑毛的青面魔鬼；他是爲吞噬世上的美麗而生的，他是爲盜竊人間的芬芳而來的。他在女仙人身邊繞行了數匝，他開始侵犯女仙人了。

女仙人情願做他的舞伴，於是魔鬼拉女仙人跳舞了。

女仙人情願受他的接吻，於是魔鬼吻我們的女仙人了。

女仙人情願任他的擁抱，於是魔鬼把我們的女仙人抱在懷裏了。

女仙人再不給魔鬼一些兒什麼，魔鬼拉着女仙人跳舞不放了。

女仙人向樹林深處一招手，撲落落，九個女仙人的小妹妹，同女仙人一樣美麗，同女仙人一樣活潑，同女仙人一樣裸體，翩然出來，一律用驅逐的姿勢，對魔鬼舞蹈起來了。但能夠到凡間

來走動的魔鬼終竟帶一點兒服從多數的智慧的，于是一步，二步，三步，……隨着仙女們舞蹈前進的拍節，漸漸向林外退去了。

仙女們歡樂到極度，就在林中芳草地上舉行她們的團圓舞了。

這時，天庭的月姊，吐着各色的麗光，林中遂呈現各色的異采：所以仙女們的肌體，一忽兒如同象牙琢成的，一忽兒又如同黃金削成的，一忽兒又好像藍玉雕成的，一忽兒又好像紫粉糊成的了。我敢大膽說：全場觀客的瞳人都定落在仙女們光滑的臂膀上了，全場觀客的靈魂都飄繞在仙女們結實的腿肢間了。而且，一種「惡勢力應該反抗應該打倒」的革命觀念，「被壓迫者被侮辱者應該一致聯合」的革命知覺，在這舞影繚亂的短時間中，都裝進全體觀客的腦袋了。

那位戴近視眼鏡的青年軍官，恍惚帶着導演的神情出現了一下。



第三齣是「荆軻」。

燕國受了秦國的壓迫，燕太子丹憂忿極了，

憂愁得廢寢忘食了。……全朝文武百官，日夜都穿着朝服，日夜燃着大蠟燭，日夜在內殿開會議，……

殿廊下滿是穿繡金衣的侍衛，他們都懂得國亡將至，他們都憂心如焚，他們都帶着鄭重神色低聲交談。

君臣們長時間會議的最後結果，只有叫人去刺殺秦王，刺客的人選，決定是老頭子田光。

看田光與狗屠們踞坐飲酒，看田光爲狗屠們判斷曲直，看田光泥醉歸家猶與妻孥談家事，便可斷定田光是「清醒的酒糊塗」。

看田光毫不猶豫地接受燕太子使者的旨命，看田光毅然決然拒絕了妻孥的嘖叨勸諫，便可確定田光是位憂時憂國的異乎尋常的匹夫。

但田光終覺得自己老了，怕遺誤家國大事；所以見了燕太子的時候，就舉薦朋輩中最有志氣的荊軻以自代，而且就爽爽快快地負了徵求荊軻的同意的使命。

完全平民心理的荊軻，對於乘高馬，領侍

從，招搖過市的田光大發脾氣。

——賢弟！你誤會了。國家將亡，你知道嗎？太子定了救國的大計，正在籌備進行，你知道嗎？我就是爲了救國才去見太子，而且就是爲了邀請賢弟去救國才這樣行裝也不卸的惹起賢弟的誤會，老夫之過，請寬恕吧！……

田光哥哥這樣肺腑的解釋，早使荆軻緊張的臉孔完全平服了。

——賢弟！我們太子所定的救國大計，便是叫田光去刺殺秦王。但是田光老了，不能擔此重任，所以在太子跟前，就舉薦了賢弟。田光可以就死在賢弟面前表明不是貪生，但賢弟必須直前做去以求最後勝利。

田光哥哥這樣熱誠的鼓勵，早使得荆軻的熱血沸騰起來了。

——荆軻呀！寶鞘裏的劍在發光，茅屋外的馬在嘶鳴，舍身救國的時機已到，你看那邊……

荆軻轉身外望的當兒，我們的田光已拔出寶刀砍下自己的頭顱了。

于是荆轲撫屍痛哭着。但不久工夫，一種手刃秦王的決心，一種脫離逍遙慣了的市井的勇氣，一種奔赴燕宮報命的主意，使他截然止住了哭，使他決然離開這做他興奮劑的屍身……

荆轲既然見了燕太子丹，燕國百官都帶着笑容爲荆轲洗塵。太子還叫芳姬爲荆轲舞蹈，叫玉姬爲荆轲奏琴。玉姬太美了，竟使荆轲迷戀了；所以當玉姬扶荆轲入寢的時節，荆轲竟動了一種兒女之情。玉姬自思非出于一死，不足絕他綿綿的痴心；所以當荆轲第二次吻玉姬手吻了好久以後，玉姬就拔劍斷去這被吻的手了。

還有什麼留戀呢？壯士的決心鐵一般鑄定了！

鷄鳴荆轲卽首途。

以獻地圖爲名，拿匕首藏在地圖之內。經過多次嚴重的盤問，才不露破綻的到了秦庭。

威風凜凜的秦王政高坐在朝堂上，壯士從從容容獻他的地圖。秦王的侍臣喊着「來使有詐」的警語，但壯士仍從從容容述他的來意。秦王便

大踏步走下龍座，伸着頭頸，傾着身軀，張着嘴吧，跟着壯士的眼光在那些山脈河流上徘徊不定。……這機會很不錯，壯士要完成他的使命了：

——留神！強盜！這就是燕國所要獻給你的！

壯士就如此神速如此神速的從圖軸內抽出一刀，高舉起來，這麼用力刺了過去……

天不亡秦！…不特一刺不中，壯士反而做了秦王長劍下的鬼……

這時，那戴近視眼鏡的青年軍官又出現了一下。

○ ○ ○ ○

這戴近視眼鏡的青年軍官，便是歐陽予倩。

這歐陽予倩，便是這劇場與這些劇本的創造人。

空白页

二 陵 墓

三個人擠疊在大玻璃盒子似的馬車裏，顛簸了二十多分鐘，才到了鍾山腳底。

一條高高的小嶺，從我們面前起一直攔到東邊的山腰上。我們呼嘯一聲，賽跑般的奔到嶺的盡頭，那蒙籠着白雲的浩浩蕩蕩的長江，那圍着數十萬生靈的大城梁，那點綴着刺叢與矮林的大原野，……我們都來不及欣賞；因為我們非常幸福：我們偉大的孫總理的陵墓就建築在這山腰上，而且就出現在跟前了。陵墓剛成功一半，但看這幾百壯健的工師搬運材料的鄭重神情，與夫舉起鐵錘打石頭的偉大力量，我們就發生了至大的敬仰的心情了。這陵墓是選擇無數藝術家

意見中的意見，採集各地方優美而又優美的材料；來繪樣來建築的。全個陵墓最適中的地方，造一穹窿似的石室，就在這石室中安置總理銅棺，使千萬年的人們都得在這里瞻仰到革命導師不朽的遺骸，都得在這里撫摸到偉大生靈安息的棺柩，這要算全個陵墓最精要的處所了。我們幸運真不錯，一位滿身綠泥的工匠，正提着一大桶厚粥似的綠油油的三合土，一步一步走下一個大可容軀的長方池子內壘補池子的四壁。這長方池子便是拿來安放銅棺至萬年之久的，我們三人看他把綠粥一杓一杓的倒進去，用鐵鏟一刮一刮的刮平來……我們喜悅極了，我們想對這泥匠喊聲：「親愛的朋友！」我們想握一握他淋着綠粥的手！

我的心胸全為敬仰與喜悅佔領了，我把空洞的軀殼擱置在一塊大石頭上，對着那由山脚造至山頂的小鐵軌，對着那吐水氣的引擎發動機，對着那臂膀大小的引擎大鐵索默默出神。

末了，終於想疾呼起來：要絕對遵從總理遺囑呀！要努力實現三民主義呀！要努力完成國民

革命呀！……

其後，下了小嶺，朝西邊山坡走去。山坡上排列着許多高大無匹的石人石獸……這是封建時代的排場，明代人臣爲紀念他們的太祖皇帝癩痢英雄朱元璋而設的。西邊一片青密密的森林下，靜悄悄地安藏着幾疊紅建築，那就是這英雄葬身的場合了。貴人們死的時候總喜歡把生前搜刮來的金銀珠寶，滿掌握滿胸懷滿屁股的抱去載去帶去的。這癩痢當然脫不了貴人的壞習氣，所以爲避免人家的鋤頭鋼尖的侵傷起見，就忍令自己靈魂關在墓穴裏嚼草根了。我們只看到幾所紅牆大祭堂，同一所深遠的大隧道，什麼地方是墓門呢？或許只有老鷹知道吧！巨大的老鷹是唯一的看守者，棲息在古松上，對淒涼的祭堂慘叫幾聲，我們彷彿聽見人家破啞的嗓子念哀悼詩了，立即毛髮悚然。

走出了廟門，三人並肩步行在寂寞的泥道上。各人都爲了剛才的感動而靜默，並且都爲了長久的靜默而思索了。

走不多時，快口的畢便先發動了。他根據了

他對全師士兵演說的經驗，精神異常奮發的對我二人說道：

——我感覺得死是最寂寞的離棄，但同時又感覺得死是求之不得的好事。一般被壓迫的青年，常常默念着：「到底應該忍受着暴虐的命運的矢石呢？還是同狂波駭浪相抵抗死而後已呢？」我呀，我以為無庸猶豫與疑辨的：忍受暴虐命運的矢石，是卑鄙的生，不若寂寞的死；同狂波駭浪相抵抗，即使弄得身粉骨碎，但永在的靈魂依然整個而且快活的。況且，卑鄙求生的心理，足以造成軟弱的民族性，結果，民族滅亡了；奮鬥抵抗不怕死的勇氣，足以建設勇武健全的社會，最後，社會充滿福祉了。朋友！你打算愛生呢？還是打算求死？

我同曼竟一時回答不出話來。

——即如我們所棲息的中國社會：軍閥的橫暴，官僚的榨取，帝國主義者的凌辱，土豪劣紳的險惡，禮教的冷殘，……到處都是冷毒的矢石，到處都足以使我們堅固的肉體溶融分解！同志們，我們還是低首下心呢，還是奮力抗拒呢？

我想：除了冬眠動物似的人們樂意忍受之外，誰都要抗拒的。是不是哩？

曼用心聽着，知道畢的妙論含有真理，至此便貢獻他的意見道：

——畢同志的話很合乎實際，不過，在這抗拒勢力的同樣行爲中，我發覺得有二種極端相反的心理：因爲自己夢想銅床夢想洋房夢想姬妾夢想……的熱情太可怕，對於壓迫者的尊優生活起了取而代之的妬忌心情，才加入抗拒的隊伍，這是一種心理；絕對犧牲「我」的觀念，絕對擁護「人」的利益，完全爲鏟除惡勢力而加入聯合戰線，這又是一種心理。……去年從廣東出發的時候，真不知有好多位熱血沸騰的赤心照人的青年同志，但一路來，有的屈服在女人膝下了，有的墮落在黃金塔底了，……這固然要說是社會中流動着的「腐菌」太利害的緣故，但探根索源，何嘗不是他們從積世「利己」祖宗遺傳下來的劣根性乘機發作的現象哩！我敢擔保說：我們不剷淨利己的觀念，無可疑議的，我們的命，最後也必定排列在被革之列的。你們信我

的話嗎？

曼說到這里，舉起粗粗的手杖，在跟前路石上重擊了一下，「督」一聲，彷彿在這句話的末尾加了一個有力的符號。

我爲他們不可破的情感的詞句所征服所感動了。那過往的人們從肩旁疾行過去，彷彿都帶着利己的黑心，用貪婪的瞳人，瞧我們一下。

馬夫在後面喊起來了，我們才記憶到我們的馬車。於是三個人的軀體重復闖在大玻璃盒子裏，一顛一簸，載回城裏來。

愁 慘 的 江 邊

八月十幾那一天，是美妙的星期日，從城裏出發坐小火車到江邊去呼吸江上空氣。

可憐的小火車，一無光澤，一無色彩，帶着顛蹶的脚步，發着啞破的哀叫，十分衰老，十分忙碌，世界上一切火車的太祖母，彷彿就是牠了！

坐客異常擁擠，體面的極其少。最使我不忘的，是十幾個江北老太婆，她們帶着大把的扇子，六只的籃子，以及同她們坐腳一樣肥大的青笠粽子，咳，我們相信，她們身上還有許許多多黑蚤子哩！

車廂中永遠充滿鼻音的土語，發霉的棕臭；

車窗外永遠是包煤屑的風，堆蘆梗的地。這旅行直挨了五十分鐘。五十分鐘，好久呀，我簡直要悶死了！

出了煤烟薰成的黑車站，到 A 司令部找朱祕書。

這朱祕書，意志強，心腸直，嘴吧快，常征服人；在大家爭執的時候，他的說話常像一把切豆腐的刀，在大家躊躇的時候，他的主張常像一根日晷上的指南針，在大家疲憊的時候，他的談笑常像一服極濃的興奮劑，……………

他緊握着我的手，他極高興同我到江岸兩邊走走；不過要我等待七分鐘。看他叮囑這個幾句話，吩咐那個一件事，他是預備陪我久玩的了。

當我們踏上輪船過江的時候，我們就在輪船末尾一個盛污水的大鉛桶旁邊各人佔了一個位置。我們深自欣慰，深自誇矜，因為這要算全輪船最可愛的地位了。人家被罰在豬欄一般的船艙裏吸汗臭；人家被罰在無蓬無欄的拖船上炙太陽，人家才是受罪哩！人家才是困窘哩！

隔江望浦口，恍惚有幾排紅色的好建築。

「恍惚」纔是魔鬼呢！身臨其境，止看見幾所紅鐵皮屋頂的舊站屋與破椗船罷了。而且，紅鐵皮之下陳列着的，是歷經七八十天的西瓜皮，是腐爛發酵的雜菜殼，是腥氣蓬勃的動物汁，……沿路是這般，滿地是這般，全車站也是這般，……

幾個火車站裏的辦事員，靜悄悄地藏在寂寞的賣票房裏抽紙烟，賣票窗早已上了鐵鏽，未曾用過的火車票零零落落地散佈在房門外。

千百個待車出發的士兵，伴着他們的長槍，休息在車站內；有的在擦槍機，有的在弄飯菜，有的酣睡在軍用毯上呼呼發鼾，有的對着天庭的白雲默默出神，但大部分還是高歌着，暢談着，一種前進的快活，一種出發的快活，使得破舊的車站充滿「快活的空氣」。

忽然，一種比「快活的空氣」更密，比車站內所有人數更多的害虫，蒼蠅，此時給我們注意到了：牠們停落在這個那個的物體上，牠們飛舞在這里那里的空氣中，……咳呀！蒼蠅佔據了車站了，蒼蠅佔據了浦口了！

再會罷！我同老朱不願意再耽留在這十分愁

慘的浦口了。

渡過了江，循着江邊走，與老朱手臂挽手臂，細步細步的走。這就是下關的外皮哪！看呀：左邊是空曠的長江，牠帶着澎湃的波濤，與渾黃的沙泥，從上頭奔騰過來，隨即滾了下去，一種無了期的澎湃，一種無了期的滾動，使人私心敬仰自然的偉大，使人低聲讚嘆江流的永綿。在右邊，凡是南京從古舊社會所遺傳下來的，一切零亂的設施，腐舊的嗜好，陋劣的娛樂，傷心的功績，……都一五一十地呈現于眼前。不可嚶嗎？水車糞車成羣的撞來撞去，水呀糞呀傾潑在道路上，溼濕得像我們鄉下外婆家裏的潮霉廚房；賣熟牛肉的人，一手搖起「令丁零」「令丁零」的鈴，一手在揮拒「噙咚」「噙咚」的死要接近牛肉的蠅；蹲在牛肉擔旁邊的顧客，一面從粗密碟子裏抓起大塊的黑硬的牛肉向嘴裏送，一面朝着過往女人的粉臉貪心地瞧；好幾個沒有腿肢的軍人，撑着木杖，把殘廢的軀體用力搬動，看他們那種微顫的嘴唇，斷定他們對於這毫無回響的世界還在繼續埋怨繼續詛咒；好幾個餓得要

死的病夫，接着連着臥在路邊，十分悲哀的呻吟中，混着異常刺激的份子；一簇一簇的布幕下，蹲着千百個赤膊的苦力，他們都集中注意在幾個講故事先生的三寸不爛之舌上，這似乎是他們最稱心悅耳的消遣了。末了，我們看見一叢堆着焦碎瓦礫的墟地中間，搭有一所大可旋狗的祭堂，牌位安在上邊，哀聯貼在兩旁，哦！什麼意外的不幸？誰做了不幸的冤鬼？

老朱知道這確實是一件比例毋，比失火，比砲轟還可怕的災禍：幾十號滿載硫磺火藥的大船，突然於一個可紀念的短時間內爆炸起來，因而毀滅了幾百條活躍的生命，燻燒了數千椽完好的屋宇，破碎了數十隻無罪的船隻……。不過，爲要仔細明白這災禍的詳情起見，還應該請教老朱的同事豐先生。

所以到A司令部用餐的時候，餐桌上便有了半老的豐先生。等到一頓美餐用畢各人手中捧起一杯黃登登的濃茶的時節，豐先生便指着他的疤痕縱橫的奇怪額角告訴我們下面一篇驚心的實事：

『若不是我的朋友老譚竭力留我陪他在船上過一天，那末船進碼頭的時節，我便大踏步上南京了。因為你們都懂得的，從清江浦坐箬篷船航行到南京，是十分困窘而且緩慢的旅行呵！然而災禍就這樣臨了頭：老譚同幾個赤膊的夥計坐在船頭風篷下喝燒酒，老譚揮一下大蒲扇，呷一大口酒。夥計們喝得滿嘴白沫，對隔船後梢的船家娘飄着火紅的眼風，大家嘻嘻哈哈的談笑，也就在船家娘身上找資料。兩面重重疊疊儘是載火藥的大帆船，所以隔不了一個時辰，大船主就要頓起脚喝婦人們當心火。我呢，覺得我們擠在這又大又多的火藥船中間，彷彿浸潤在一個過于限制的器皿裏的醃魚，大船主喝一回火字，我就起一回戰慄。

一個醉了的夥計儘在討趣：

——火藥船着一回火呵，這倒是難得看見的事！我們跳進涼水裏洗澡，看他們埋在烟火裏燒焦……最要緊的，我一定要聞一聞這俏皮船家娘焦香的後腿……

酒徒們都哄笑了。

忽然，離我們不遠的一隻大船上，發生「火……」「火……」的嗶叫，跟着一聲折裂響，同時噴出一大口黑烟，再跟着就是「或洞」一聲，如同一顆大砲彈就地開花似的……我的四脚就是四手，翻身就沈入水底……

人家給我撈起使我醒覺的時候，我的耳朵裏頭還是連珠砲一般的震響發聲。

第二天我抱着腫爛的額頭到出事地點去看，我從那些炸飛開的半段的無數肢體堆中，我至今還十分相信我重會見那位俏皮的船家娘。但肢體炸飛得頂遠的却是一位我所不認識的生鬚子的公公了。

我總以為那位討趣的夥計還活在世上，然而到如今還沒有他的消息。老譚的牌位早安排在那所簡陋不堪的祭堂之上。計算起來，逃脫的祇有我一個……』

空白页

戒 嚴

吳老先生的身體本來有點違和，晚間支撐起來批答一大疊公文的時候又受到一些意外的風寒，所以半夜時節，體熱便高漲到發燒的程度，而且一種不可遏止的嗆咳，從肺管深處衝撞上來，委實駭人呀！

合家大小都愁戚戚地都默嘿嘿地看守在吳老先生床邊。高懸在房中央的電燈，在深夜的空氣中起了淡化作用，孤另而陰闇得十分可怕。重簾外面，站着幾個男女用人，他們同她們都帶着鄭重神色，一面向房內張望，一面彼此低聲交談。

所有家裏陳儲的靈丹，聖丸，萬應水，以及

陳葱根，灶頭泥……差不多都一樣又一樣的灌進吳老先生的肚裏去了，然而病勢一點不減輕。

吳老師母坐在吳老先生的床頭，面頰上滴滿眼淚。此時方顛聲吩咐衆人道：

——醫生哩？趕快！趕快差人去請一位醫生來！

這可愛的主意，寬鬆了衆人的罪慮。所以到這時板梯上才聽得見囊囊的脚步聲，這是吳老夫婦的大媳婦記憶到她的睡兒理應上樓去。玻璃窗外才聽得見徘徊的步履聲，青年小主人總不慣納悶多時總愛好撥忙散步的。

吳老先生睡在蚊帳低垂的大床上，臉色同床褥一樣白，全身流着熱汗，嗆咳毫不停憩。但計算起來，祇需等待半點鐘，僅僅半點鐘，人家把醫生趕了來，或是注射一針，或是喫一點藥，大病便會如同飛鳥一般的從吳老先生的襯床褥的巢窩裏飛了出去的：這時吳老先生家人的心裏個個都這麼忖。

然而不到一刻鐘工夫，擔任請醫生差使的用人却氣吁吁地帶着一張慘白的臉孔跑了回來，對

吳老師母及衆人囁嚅了好多分鐘，才說明他不曾帶口令，他不能通過有哨兵的地段，而且他就因此幾乎喫槍彈子。

這真使合家大小都驚呆了，家中柴米鹽油件件都備，獨獨缺少口令！

說到口令，是的，在這奉魯殘敵佔據浦口時，時有進逼新都的危險情勢之下的夜，理應置新都于天羅地網似的特別戒嚴下的，而且在這特別戒嚴的深夜時分所有來往而不帶口令的人，理應阻止通行的。不過，吳老先生既然病的這麼重，而且重的快要死了，也理應設一設法呵！

果然，法兒從吳老師母嘴裏生出來了：

——向東街走，向東街走，……東街盡頭處也有一個醫院的，趕快去，趕快去，這平靜的東街或許沒有哨兵……

自後，合家大小的眼睛都瞪視着吳老先生的病軀，同時却又傾全付耳朵之力預備着聽受醫生來不來的消息，所以大家都不期然而然的變作定睛豎耳的木人。房間也變得同廟宇一般寂靜，止有吳老先生的頑皮喉嚨連續不已地發出爛板銅

元一般難聽的啞響！

電燈在冷清清的夜氣中淡化到十分稀薄的程度，這是應該息電的時候了，也就是晨氣漸來的時候了。那去的使者終于一去不回來！

媳婦們燃上瘦長而帶哭喪臉孔的白燭，吳老師母吩咐餵吳老先生一些潤喉嚨的白開水。

晨氣漸濃，吳老先生的體氣漸衰，嗆咳變成無聲的，呼吸變成長短不勻的……

忽然遠處的砲聲轟起來了，這就宣告隔江的戰爭又在開始了。

家人們都用含淚的眼睛看着吳老先生，都用屏息的精神聽着連珠的砲聲，都用危懼的心理懸揣那去的使者被哨兵拘捕的幻影……

第二十三砲打的特別響，彷彿砲彈就落在附近，這真給了昏迷的吳老先生一個大刺激了：他那無力的眼皮至此猛然大張開來，兩顆大大的灰眼珠幾乎突出眶外，彷彿兩只灰色玻璃球盛在過于限制的小盒子內幾乎掉出盒子外一般，而且，他那為一叢白鬍子所掩護着的紫嘴唇顯得十分噁動，他那由高熱度漸變為冷抖的手掌握得十分有

力，……這完全是吳老先生生命最後興奮的表現了。設若他的喉嚨不因嗆咳而破啞啊，他必然把他最真摯的情感用最和善的言語傳達出來。然而他終于無聲的顫噁，他終于把他的情感連同他的淚水咽吞到如焚如割的肚子裏去！

一陣可怕的痙攣送了吳老先生的終，吳老師母在合家大小大聲哭喊的慘聲中，由床上滾爬到床下，由床下匍匐到床上，她呀，她從此後永遠做孤苦零丁的寡婦了！

。 。 。 。 。

吳老先生的兒子告訴我吳老先生致死的原因與夫臨死的情狀的時候，我就感動極了。及至我沈綿于愁慘的印象之中之數小時後，我便把聽得來的零碎的慘象仔細組織成上面這麼一篇東西。我想：吳老師母對於世界上所有的戒嚴的舉動，必然視為最該詛咒的事情了！

空白页

勤 務 長

自從姓費的勤務長補進來之後，辦公廳外遂聽不見勤務兵們嘻笑跳跑的聲響；而且隨時隨處巡視更找不出有盡寢的勤務兵。姓費的勤務長既然這樣善于整頓頹風，善于統御下屬，對於我，真是一位極值得注意的人物啊！于是經過我多方面的刺探，對他仔細談了好幾席話，我才明白他的以下的一切：

他受過很好的教育。但在某種特殊情境下，他原打算在很短時間內擔任勤務長的職務的，不料他對於勤務長的職責發生了莫大莫大的慰安與興趣，所以自從軍北伐以來一年中間，他自己問過自己至少總有一千次了：「我還是找求助力另

謀高就？還是永遠停留在這勤務長的職務上？」而他一千次總是一樣的回答：「我願意永遠停留在這勤務長的地位上，我重視勤務長。」不可驚嗎？他有很大個而且很多個的理由哩：勤務長的職責比什麼官長的職責都實際都重要，你們每位官長如同每個手執法寶的金剛，而勤務長却就是管理金剛殿的總鑰匙總賬目的廟祝；況且大職務好比大樂器，小職務就好比小樂器，佔據大樂器而彈撥不出高妙的音樂，簡直比尋死還要可恥，反之，執小樂器的人，更其容易彈可聽的曲，更其容易對得住人，更其容易對得住自己的心。倘若要搜刮錢的話，那祇需他鈔寫幾節機密的文字，他便安安穩穩能夠向那些需要這項機密的人覓一筆數目很可驚的現，然而他每月領受一份體面的上士階級的餉金，已足夠應付他簡單生活上所必需的了，況且他的規矩的天性不答應他幹這烏天黑地的事情的。總之：他之所以願意永遠做個勤務長，他就是根據他第一反對謀權第二反對貪錢的理智。他堅決地勇敢地說：「沒有一個青年能夠保險在做官之前是清白的，而做

了官的時候不會變成貪污。」他又常常咬着牙齒詛咒：「使康健的青年們迅速地衰老，使明晰的青年們迅速地昏庸的東西，就是謀權，就是詐錢！……」

他不愛好坐車。有時，人家因為看重他，招呼他坐在汽車夫的坐位旁邊，他甯可忤逆人家的美意，他沒有一次答應過。他說：他既沒有可怕的熬不住的車癮，他更不比那些仁兄大人都曾學得了如何坐車的藝術。況且，他有一雙自己信任得住的長腿。

他嘗用滑稽的語調告誡他所屬的三十多個勤務兵：你們對皮綁腿行禮是你們應盡的敬意，但若夢想皮綁腿，那就是你們的晦氣了。我絕不是阻攔你們上進，我最怕一個人逢迎鑽營。你夢想得狂熱了，你就不期然而然的去巧笑逢迎去拚命鑽營了！

他每天清早，都要率領勤務兵舉行十分鐘的徒手操。他說：這幾根骨頭，是人類的，我們理應天天拿出來檢查檢查，天天送進新鮮空氣中去動用動用。

費勤務長的能力特別強，每遇處內工作緊張的時節，便是他身子旋轉最頻繁的時節了：他走過來正站在官長面前，連聲諾諾，在接受官長的指揮，隨即掉轉身子把所接受來的又轉囑他人。看他接受這邊，吩咐那邊，看他處理這樣，照顧那樣，他簡直是官長士兵當中最忙碌的一個角色了。他始終是愉快的精神，他始終是敏捷的動作，他似乎又是最癡的一人了！

他的發表力又異常強，每次開小組會議，都聽得見他諂諂發言，關於世界的大勢他懂得那樣清楚，關於國內的現狀他看得那樣明白，關於黨務的意見他具得那樣切實，設若他肩上也掛起一條哄人的皮帶啊，設若他膝下也縛上一塊耀眼的皮裹啊，誰都要把他當作一位極可欽敬的青年軍官看待呢！然而不管沒有皮帶沒有皮裹腿，這費勤務長的一切，確實能够使洋樓上的參議沙發上的副官發生內疚的！

游 藝 會

「軍閥末路」的劇本博得全場觀客熱烈的歡迎，所以在最後的一個角色走進台幕之後，觀客們便譁聲縱論起來。

這劇本的演員裏有幾位女士表演得十分感動人。我同血誠就是大受感動的一對，所以我們談論的出發點便在她們身上。濃烈興趣的談論呀！你十句，我二十句，甚至於分不清那一句是誰的了！

——新都每次舉行游藝會，總看得見她們奏唱革命的歌曲，表演革命的戲劇，使觀衆爲之心驚肉跳，爲之氣忿血騰的。她們大概是幾個中學同大學裏的女生，但剛才表演的却是某軍事政

治機關裏的女職員。

——我以為不論她們在學校裏的也好，在機關裏的也好，在農村裏的也好，在工廠裏的也好，在家庭裏的也好，在醫院裏的也好，在戲院裏的也好，在妓館裏的也好，在茶樓酒舍裏的也好，祇要她們對於三民主義有堅切的信仰，對於宣傳革命有力行的熱誠，對於反革命惡勢力有反抗與掃除的勇氣，她們便是革命的婦女，便是值得我們讚嘆的婦女了。

——你的說話很合乎道理。反轉來說：即使她們天天在黨部裏工作，天天出入于軍政機關之門，天天與多種革命刊物晤面，只因對於革命的信仰熱誠勇氣，毫不堅切，毫不充實，那末，這婦女頭上便不配加上革命之冠了，是不是呢？

這時，台幕已開，台上一位精神飽滿的中年軍官大踏步走了出來，原來人家請他來演說的，他便在一陣歡迎的掌聲中，笑迷迷地行了一敬禮，開始他的演說了。

我同我的好友血誠把談話的聲音放得低平一點，仍然繼續我們的關於女性的談話：

——是的。新都軍事政治機關裏及各黨部裏差不多都有女職員，或一二個或十數個不等。然而就幾個軍事機關，據我所曉得的而論：任上尉以上的官階的很少很少，任中尉的較多，其餘的均屬少尉准尉。你以為怎麼樣？這待遇不是很不平的嗎！

——不，不，不是！這項意見我却覺得不是！我曾經搜集多方面的批評，才知道她們勝任的不很多，而勉強的倒不少。在這種情形下，她們呼不平等是枉然的，而且是觸霉頭的。一個人遇到是你表現才能與智慧的時節，你就盡量表現你的才能與智慧。你的真才能真智慧盡量表現于主事者跟前而主事者仍然小視你的時候，那才是你呼不平等的時節，而且才是人家同情你的時節了。對於她們，我覺得應該貢獻這麼一點意見。

台上演說者的嗓音忽然嘹亮起來，我們便中止一些時。

『……但是，同志們！自從海道開通以後，長安洛陽開封就變成不適用的古城。杭州曾數

度建都，南京亦曾數度建都，武昌亦曾建都，但終因古代環境關係不能長久建都于杭州南京武昌。匈奴，同志們都曉得的，匈奴在我國歷史上最爲患最強悍的民族，故建都北京鎮壓匈奴，純然爲適應彼時代之環境。二十世紀時代環境當然與過去時代不同，則二十世紀時代的中國的國都，當然不能因襲北京……』

我們覺得女性的討論比他國都的演講更其緊要。

——新都幹革命工作的婦女，愛武裝的也不少。那些體格強步履健的武裝婦女，確覺英武挺秀，另具美觀。有一位朋友說，他夢想這類英武挺秀的武裝婦女，着實比較夢想那些花袖豔裙的婦女，更其顛倒，更其狂熱。但如其裹在武裝裏的是黛玉式的軀體，可就毀滅了武裝的真精神了！

——所以婦女宜不宜武裝的問題，在理論上毫無答覆的根據。祇有依着各人的體態，看與武裝的精神符不符就得了。

『同志們！我們就地理上說：南京居南北適

中地帶，東可直達太平洋而顧盼歐美各國，西可溯揚子江而節制西部各省。我們抬高眼光，把太平洋也包括在中國界線之內，便知道南京是中國水陸版圖中唯一的中心點了。此後的中華民國，應該把領土權與領海權統一起來，方成完全國家啊！……』

——你記得嗎？新都每次羣衆大會，在主席台兩邊的演講台上，就是許多武裝的婦女在輪流演講。她們那種激昂的語聲，那種革命的勇氣，那種耐苦的態度，那種簡潔的詞句，真真的，足以使全場上大多數的聽官圍集過來，

——我以為應該說，除了聾的以外！

——真真的，足以使大多數人發生真誠的革命的知覺，

——我以為應該說，除了麻木的以外！

『就交通上說：親愛的同志同胞們！北京離海口有三百多里，而且僅為一小小之渤海海口。杭州雖有錢塘灣，然而錢塘灣淤塞已數百年，海船沒有駛入之可能。武昌離海口二千多里，漲水期雖可通海船，但往返需八九日。南京則西

瀕江流深泓之揚子江，海船由海口一日可達。沈津浦滬甯及將來之甯洛甯粵鐵路均輻輳于此。

『就氣候上說說：北京爲大陸性地域，南京爲海洋性地域。北京胡天，八月飛雪。武昌窪地，濕氣頗重。南京冬溫夏涼，最最適宜人生，最最適宜滋養文化軍事政治之進步……』

——不過，每次羣衆大會的主席台上，倒難得看見女人演講。那些女宣傳員因地位關係不便登主席台，但不知那些所謂「女委員」也者，所謂「婦女部長」也者，何以不常登台，或竟隱匿而不出台與羣衆見面呢？！

——某女博士及某黨部婦女部長曾出台演講一二次，博得民衆的掌聲確實不少。這很可以表示新都民衆歡迎革命女界的傾向，以及擁護有與民衆接近的女革命者的熱情了。

『同志同胞們！至于社會上的情形呢：北京爲歷代專制帝王的魔窟，專制流毒，封建遺習，深刊于一般社會腦膜上，陳英士先生所謂「帝王痴夢，自由之鐘所不能醒，官僚遺毒，江河之水所不能瀦！」而我們的南京呢，則爲東南新文化

所蒼萃，社會上充滿新鮮的活潑的平民空氣。

『至于土地上的比較呢：北京城五十多里，城內屋宇，鱗次櫛比。武昌城杭州城四十多里，亦覺不寬。同志們！惟有我們的南京，城周七十六里，而且土地平坦空曠，你要改造也方便，你要着手新建設也無處不相宜……』

——我參加過許多次的羣衆運動的籌備會，在每次籌備會中，婦女團體所派來的代表所分担的工作，總是招待，總是書記，總是紮紙花剪緞帶，這個理由，或許是說：依着女性的精細和誠懇，最該幹這種需要和藹需要耐性的任務，然而那些需要思想需要籌劃的工作如起草宣傳文字佈置會場等，能夠說女性不會幹或不該幹的嗎？這都是女性方面太自甘退避了，因為每次分派工作，大概是各人自由選擇的。她們這種自甘退避的習性，是一般女性最不幸的惡德了！凡是婦女本身不發奮的情氣，以及過去社會所有不平等待遇婦女的制度，統統是婦女自甘退避的習性造成的。

——我參加過許多次的羣衆遊行大會，在每

次遊行時，婦女團體常中途退出，有時索性不參加，這自然要說是體格不強的緣故，其實就是你剛才所說的凡事自甘退避的惡習作祟呢！但由此，我就越佩服貧兒教養院那班十歲左右的女孩了。每次開羣衆大會，她們都參加，每次遊行每次提燈她們都自始至終的汗流滿面的跟大隊走，她們總是整整齊齊地排着隊，總是淡綠的運動衣，黃黃的運動帽，白白的大領巾，總是很惹目地惹人的注意與贊許。雖說年幼的她們對於主義尙未必有透切的認識，對於革命尙未必有自動的知覺，但她們對於參加革命運動的種種意義，我們總可武斷其有相當了解與熱烈興趣的。她們的身體再磨練下去，她們的毅力再培養起來，她們的思想再發達起來，她們將來一定成爲最革命的婦女，這是我敢預說的。

『有人說：「住在南京這樣古老的大城裏，只覺得軟綿綿的如坐在一個污穢的絮筐裏，過去雖有牠的光榮的和優美的歷史，但現在所留給我們的像是一個已經廢爛的美人屍體！」這話也很是，不過是小處着眼的描寫。我覺得新都所需

要于吾人者，正是除舊建新的工作，漂亮說一句，正應該把這隻污穢的絮筐拆毀了而重新創造成一隻偉大的搖籃，以便裝載數千萬新生命哩。

『同志們！努力！努力！

『努力創造藝術化的新都！

『努力建設革命化的新都！

『完了。』

——完了，他的大砲放完了，下去了！

——我覺得是平凡的……………

我們話未說完，我們就只聽得四邊發出噪雜的語聲，疲倦的嘆聲，聲聲混在起身走動的緊促步履的聲響中間。我們看一看後半部節目，才知道還有「鋼琴獨奏」，還有「滑稽跳舞」，還有「口口先生演講」，最後還有「小魔術」。但我們動了一種不耐的心情，所以不久工夫，我們二人便也起身混在青年男女隊伍中間，不過數步一回首一點頭，彷彿道晚安似的，向燦灼的游藝會場辭別哩。

空白页

酸鼻的新聞

S團長剛纔執刑回來，一回來就神色匆匆地奔進A參謀長房間，于是我就以賓客的地位，從S團長愁慘的訴述中，聆到一個酸鼻的新聞。

S團長說：

『我擔任執刑的差使，總有百打百回了，但可不曾有如今天這一次的使我難過，惹我感傷。

我率領一個排長，四個士兵，奔到陸軍監獄的看守員辦事室裏，那滾胖滾胖的看守員立刻從他灰暗的辦事棹邊，直跳起來，舉手向我行禮。

——我要L軍長，你趕快提他出來。我說。

——是，我立刻提出來。看守員答應我。

我口裏雖然說得這麼兇狠，心裏却顫動極

了。

實在的，人家身為軍長，理應使他不至十分感受到人們臨刑前所要感受到的悲傷和痛苦。所以我很希望看守員慢一些兒進牢間去，或者希望這末日已到的可憐軍長耽延一些時候走出牢門，好給我這位慈悲的劊子手一個籌思應付妙法的好時間。

三分鐘，僅僅三分鐘，牢門開處，青布棉袍，蒼白臉孔，年紀四十左右的，已做了二月囚犯的L軍長，帶着叮噹的腳鐐走出來了。

我急遽地喊道：

——軍事委員會請你開會去，……

呀！這顯然是人類得諸天賦的一種智慧的哄騙，對於L軍長，則簡直是一種絕望的預告，然而L軍長因為出獄的期望在胸中燃燒着，以致五官失去真確的感覺，竟把這絕望的預告當作真實福音的惠臨。

他遂很平和地很無慮地很緩柔地低語我道：

——在出獄的命令未頒賜我這里之前，我不便參與什麼會議。就請來的這位同志代我答謝軍

會主席。……我很願意同來的這位同志談一談過往的苦衷：我是絕對服從命令的，我做夢也想不到幹那種勾通軍閥的勾當；……我是廉潔自守的，我毫沒有剋扣軍餉的情事；……我知道的，我知道謀害我的人是什麼人；……

——我聽不下去了，我走到忍耐的盡頭了：我截斷他的話頭喊道：

不然！不然！這裡有命令！

唉呀！這不是命令，這簡直是L軍長的判死符。我毅然決然把這道判死符摔在他手掌上。

我的天，真好漢！他接着判死符後，他竟從頭至尾看了一遍，又看一遍，臉色一點也不改，呼吸一點也不急，只只沈吟了一霎工夫，遂心平氣靜地請求我說：

——好團長，請求你寬限我一天？

——不能，不能，不能寬越一天！

——好團長，請求你寬我數小時？

——一小時，半小時，都可以，都可以。

——我需要紙墨筆？

——這裡有，看守室裏有。

我送他走入看守所，我頓然起了抱歉的心情，我竟偷偷地朝他後腦袋行了一鞠躬。可笑呀！

他坐在滾胖滾胖的看守員所坐的辦事棹旁邊，我就在離他二尺之遠的椅子上與他對坐起來。他執着筆，對着紙，沈思着。

忽然，我看得清清楚楚的，一陣血液的狂潮在他蒼白臉孔的皮膚下層奔騰起來，連頭髮根都起了紅漲，同時，那珍珠一般透明珍珠一般大顆的淚點從他一闔一開的眼眶裏撲刺刺滾了下來，滾濕了兩頰，滾濕了衣襟，滾濕了棹上的白紙。

一定的，他抑止不住感情的沖激了，他預感着死的悲哀了：所有妻子的繫念，兒女的眷戀，以及生命的脆弱，世界的冷酷，……都驛進他心坎裏了。

我難過極了，我感傷極了！我只好扭轉頭望着愁悶的天邊。我由他流淚，我由他抒寫。

足足一點鐘工夫，我才聽到他的筆停止一下，我一掉轉頭，我由于強烈的視覺，瞥見他所寫就的長信中，有統計表一般的排列着許多財產

的數目：某某人處存款若干，某某公司股份若干，某某地方土地若干，以下就是：存款單據在那里那里，股票在那里那里，契約在那里那里，……唉呀！這一瞥的發見，引起我嚴厲的心情了。

——強盜！這就是你受罪的鐵證了。我心裏這麼暗罵着。而一種毫無假借的嚴厲執刑的責任心，便立地催促我趕快下手了。

——對不住，時間不能再延長了！我果決地說。

——那末，團長，容我把信封好後。他猶豫了良久，莫可奈何地答應我。

我直挺挺地逼立在他身旁，他受了我這種堅決的迫促，他的淚越發兩點一般的掉下來。

他頹喪而且分心地把信封好，他哀求說要把信親手交給一位同獄的犯人。

我把那位犯人喊出來接受他的信，他還有力氣問我執刑的地點在那里呢！

我心裏深深顫動了一下，但我仍然嚴厲地答他說：

——那邊大操場上。

他垂手在前面走，四個士兵攙在他兩邊，我和我的排長走在後頭。

走到監獄最外面的大門外的小草地上的時節，我頓然覺得這是最好的刑場，于是我遞給我的排長一個手語，同一個眼色，于是，「砰」的一聲，一位不可一世的軍長，出門有一夥武裝馬弁衛護着，到家有好幾個嬌妻奉承着的軍長遂倒身在我們腳跟前了！然而排長的槍術不高明，一槍擊在他左腰上，以致他俯倒在地上的時候還連聲「咳！咳！……」的嘆氣。第二槍擊在他背胛上，強烈的傷痛使他雙足扣地發巨響。第三槍第四槍連擊在他後腦殼上，紅的血白的漿濺滿在青草地上，這才使他肢體平靜，這才使他與世長辭！

朋友們！你們或許要咒我殘忍？是的，我做得確乎殘忍，——天呀！實在是我的排長做得殘忍！——然而我的內心却確乎慈悲得發痛了！』

龍潭之役

祇要我澎湃的腦海中，還漂着一葉記憶孤舟，我永忘不了姓過的無線電報隊隊長所縷述的龍潭作戰的經過。

姓過的無線電報隊隊長說：

『祇要我兩月負責的嘴唇，還沒有被邪惡世風吹變成兩塊巖石，我永遠要把龍潭之役所遇到的所見到的報告于同志們之前，好教同志們知道戰爭真是萬不得已的事！』

那天半夜時分，我們被鐵甲車運到一個離龍潭車站不遠的小車站裏。在這小車站四圍，盡是暗黑的原野與陰沈的夜氣。我們自家的步隊，接連連地從車站走過，他們走進車站的時候，還

是荷着槍挺着胸走的，但一出車站，便偻着腰軀進行了。他們真守紀律，一點語聲也沒有，一點步聲也沒有，一點槍械和軋聲也沒有！

遠處響着疏朗的步槍聲，驚破陰沈的空氣。我那十六個電報生當中，有幾個在默默嘆息。我心裏知道他們怯弱的靈魂一定被這種殘酷的緊張的殺氣駭癡了！我生恐耽誤大事，我柔聲促他們動作。

東天剛才微明的時節，附近處也發現槍聲了，不久，槍聲由疏而密，不久，槍聲由疏而急了。天呀！激烈的戰爭快要開場，人類和平的證券，統統在戰神面前扯碎了！

我哩，我的軀體守候着發電機，我的耳官伺候着接電鈴，我的眼睛管理着電報生。我當心夠了！敵人儘一夜的時間，從十二圩地方，整團整旅整師的偷渡過來，渡過來後，立刻佔據了幾個車站，立刻佔據了重要山頭，立刻挖斷路軌，立刻割斷電線。所以聯絡滬甯兩端的步隊的責任，便完完全全我們做無線電報工作的同志擔負了，我既然是這一大隊的隊長，我的担任自然更重

了。同伴們看得清清楚楚的，祇要接電鈴一響，我便修的跳了過來，于是上海步隊動員的報告，鎮江步隊包抄的報告，統統從我手中拍出來，然後由電報生或是傳令兵飛送到指揮官手上去。或者，我們的指揮官飛送來一紙手令，我便立刻蹲身在發電機跟前，運用我熟練的指頭，將手令譯成電碼，拍報給另一位指揮官了。我呀，我才忙得够哩！

挨到中午時分，大屠殺終於開始了！曠野彷彿活動起來，刺叢間，籬簇邊，邱陵下，田塍上，都顯得有模糊的黑影帶着蓬騰的灰塵追逐着躲藏着。而喇叭的呼喚聲，砲彈的炸烈聲，官長的發令聲，士兵的吶喊聲，馬的奔馳聲，車的搬轉聲，聲聲從悶人的熱風中傳達過來。尤其駭人的，要算追急砲的鳴聲了，凌諸聲而上，曠野遠谷都生了回響，江濤湖波都起了共鳴！

我從沒有見到過這樣好的戰場，極可以使彼此任性殺人！并且也沒有見到過這樣好的天氣，這樣熱這樣美的八月底的初秋天氣，火一般的陽光晒得戰士們的血越益沸騰了！

我無時無刻不當心着我的職務，但我止要抽得出一分鐘的餘閑，我便架起巨大的望遠鏡，登在站屋的半壁上面，躲在紅色鐵皮保護之下，窺視那炮烟如雲霧一般瀰漫的戰場。

這便是我一瞥所得的：三四十個佩三色帶的兵士，提着長槍，僂着身軀，分頭向一個峯頂奮勇進攻。我正感着莫大的慰安與莫大的痛快的時節，我突然看見峯頂樹叢間透出幾道紅的閃光，於是這些上山的勇士，便彷彿紙人遇着疾風似的，統統翻身倒墜下來。我一點不撒謊，雖然距離有十多里路之遠，但他們飲彈時的喊叫，兩隻膀子的亂舞，鮮血的噴射，我至今還相信，我是聽清楚看清楚。戰栗幾乎使我從屋壁上面跌下來。我深悔自己站在安妥的地位，看別人讓別人在那邊死！

其後，我還看見一排一排的勇士，冒着彈雨，繼續衝上這個彈烟如霧的峯頂。我不忍多看這瘋狂的戕殺，我不願再看這肉喂炮的游嬉，我只好一面垂頭做我分內的工做，一面帶着低聲的祈禱，祝勇士們勝利呢。

忽然，事勢越緊張起來了：只看見羊羣一般的隊伍，擁擁擠擠地填補到前線上去，指揮官灑着滿面的汗汁，趕在後頭，連聲狂喊：

——前進！前進！

——衝鋒！衝鋒！

——殺啊！殺啊！

我立刻懂得我們自家的陣線已瀕險境了！我重復攀登屋壁，重復捧起望遠鏡眺望：原來我們自家的戰隊已在密集的彈雨之下前進，已在橫飛的砲彈之前狂奔。敵人的砲隊，已分據在幾個邱陵上，紅燄燄的一切砲口都已明明白白地朝我們放來。許多砲彈落在同一地方，使我們的隊伍成一血窟；後來的砲彈落在血窟上，使破裂的肢體橫舞空中。前衝的隊伍倒身死下，後排的兵士即奮勇補上。團長們，師長們只是匍匐着，前進着，揮趕着，狂喊着，……我心目中最偉大的人物，算來只有這些大無畏的革命的戰士們了！

但是趨勢已成，所以，末了，我們的陣線移退數十米突！

昏夜時分，炮火方始緩和下來。A軍長，C

指揮，W師長，都帶着滿身的泥污奔進我的車站裏，一奔進來，我這個電報機旁邊就立刻變成小小的軍事會議廳。大家都承認今天陣線的搖移，是步隊欠聯絡的壞影響。大家更嘖嘆犧牲的巨大，為最近戰爭所未有。說時，恰巧海軍拍來一個動員助戰的報告，于是大家又復相信消滅敵人止是明天一天的工夫了。

大家一面傾聽着繼續的炮聲，一面咀嚼着粗硬的麵條。指揮官們一忽兒奔出去巡一巡防線，一忽兒又奔進來談一談明日應決的戰略。領到睡覺命令的弟兄們散臥在車站內外的硬的地面上，久戰的疲勞，弄得他們夢中也起喘息。全個黑夜，除了料理我的職務之外，我却統在凝想中挨度過來：我凝想到那遺棄在肉堆中的重傷者痛苦輾轉的幻影，我凝想到那交鋒時中彈者與世喊別的慘聲，我凝想到那熾熱的鉛彈溶流入血管時的真實痛味，……及至我凝想到大殺人的悲劇就要在太陽跟前重復演現的時節，我的熱淚便情不自禁地從我又重又疲的眼皮之下滾出來了。

第二天，那遍體傷痕的黑暗剛剛如同醉人似

的蹣跚地向西天跑去，那五彩斑斕的光線剛剛從東邊輝耀上來的時節，一聲尖銳的喇叭聲，就又把戰士們引到可怕的炮火中了。砲彈的炸烈聲仍然與遠谷共鳴着，烟火塵土仍然如濃霧一般的蓬騰着，革命的戰隊仍然前仆後繼的進攻着，敵人仍然如惡獸一般的抵抗着，……這裡，我應該趕緊報告幾句：我那電報機中的小電燈，就是我們公認為無線電的靈魂而每盞價值在七八百兩銀以上的M. T. 真空管，在第二天中午時分突然炸烈了一套(三盞)，在下午四點另八分的時候又繼續炸烈了一套。當第一套炸烈的時候，我同電報生們的臉色都變成慘白，大家帶着顫抖的語聲圍繞在這斷氣的燈殼旁邊，就彷彿帶着低聲的哭泣圍繞在戰死的勇士的屍邊一樣。及至第二套炸烈時，電報生們都真的失聲哭起來了，我呢，我噙着眼淚起了大聲的喘息，跑跳在電機旁邊變成一個瘋狂的漢子，……我的天，三套小電燈已經這麼接連連地炸了二套，而我們無線電在戰場上的關係又那麼重要，……我既然是責任心十分發達的男子，我當時就兀自決定：最後一套炸

烈的時節，就是我扳起手槍擊碎自己頭顱的時候了！

這天，我們的戰局得了新的發展：軍艦曳在十二圩附近，截擊住敵人的後路，二架飛機迴旋在空中助戰着，鐵甲車掩護着自家戰隊衝了幾次真真令敵人膽寒的鋒。雖然有架飛機的翅膀中了敵砲，連忙帶着顛蕩的樣子飛奔回來，然而敵兵死在飛機炸彈下的也就够償我們昨天攻山的損失了。雖然鐵甲車衝鋒時也受了幾顆猛烈的炮彈，破傷處翻出牠褐色的內臟，然而陣綫竟得跟牠進展不少。而且，我們這邊所有的步隊同鎮江那邊所有的步隊都已切切實實佈成一個厚而有力的大圍線，我們的飛機，我們的炸彈，我們的炮火，就如同神鬼組織成的經緯網，那怕敵兵生翼，也免不了做被捉的竹鷄哩！

第三天第四天的戰爭，我們完全取包抄的陣勢，敵兵衝突到東邊，我們就圍擊到東邊，敵兵盤踞至西邊，我們就會勦至西邊。……不過，我得仔細補充幾句：敵人確確實實是帶了莫大的野心，頑蠻的勇氣，充分的軍實，與周密的準備來

的。當敵人炮隊所佔據的某個峯頂，被我們勇敢的戰士用整排整連的肉軀阻擋住牠炮口的毒燄而達到衝上峯頂的目的，並且將敵隊包圍的時節，敵人遂照例揚起白巾來了，及至我們的勇士上前繳械時候，敵人竟突然舉槍掃射起來。上山的勇士們統死在這個毒計下，而這個毒計就立刻傳遍我們的軍中。其後，繳械時的嚴厲，甚至于勝利之早日取得，統可以說是這個毒計激發我們的。

天呀！那最後一盞的小電燈縐眉鎖眼似的恐嚇住我，四日四夜的疲勞一步逼緊一步地壓迫住我，我的兩隻眼球都充滿血液了。我的脊骨發冷發熱了，我變成一個暴怒異常的兇徒了！A軍長勸我躺下休息，我只是搖頭，電報生偷靠在站壁上瞌睡，我大罵他是糊塗虫，傳令兵不把電紙握在手掌心，我高聲咒他該死，……所有潛伏在我骨髓裏頭的粗獷的性情，簡直統統洩露了！諸位想想：戰爭竟使一個和藹的人變成一隻野蠻的猩猩，戰爭不是可嘔的嗎？

從第五天中午起，敵人的隊伍已經零零落落地被我們分頭圍困了。到這時節敵人才懂得所有

橫衝直撞的抵抗，簡直同舉起拳頭敲鐵門一樣無益，於是我們的戰隊，吹起戰勝的喇叭，一批一批地動手收械了。我喉嚨裏幾乎想喊了起來，並且神經裏也有一種責任畢的快感，而我亦委實不能再支持這無了期似的工作了，就一頭倒在荒廢的站長室裏的地板上睡覺起來，我理應同副隊長握握手，向電報機道聲晚安的，我都忘記了！

我不知道我的睡眠經過多少時候，我只知道我醒來我就向默嘿嘿的戰場奔去，一奔到戰場上，我就自問：我應該為戰勝而笑呢，還是應該為這許多屍首而哭？那第一槍響起時所驚散的烏鴉都回來啄躍在肉堆上，蒼蠅們都帶起牠們的家小興高采烈地來飽餐美味的人肉。邱陵下，田塍上，籬簇邊，磚石間，都堆疊着許許多多缺手少足的破頭爛額的屍體，這許多屍體，薰炙在高度的暑氣中，蒸發出一種不可耐的惡臭。打倒的樹木，燒焦的牆頭，毀壞的茅舍，偃臥着的張開黑口的各種大炮，在苦惱的熱陽下，跳躍着一種吃人的黑影。屍堆中，我發現到：有餘氣未斷，兩唇在顫動着的，有負傷太重僅能呻吟，連

匍匐的力量都沒有的，有失去一手尚能在血窟中掙扎着弄得血淋滿身的……。衛生隊抬着帆布床，忙來忙去，便是專為收拾這些半死者的，掩埋隊荷着掘土機件，跑東跑西，就是專為埋葬所有屍首的。我看到衛生隊士掩埋隊士的腳踝上都染滿血污，手臂上也是血污，衣袴上也是血污呢！

有一個屍體勾住我的眼睛。他的後腦，很像我的好友 F 營長。他面朝地，兩手分開如十字形一樣的俯臥在血染成的紅毯似的灰塵上。我自言自語說：我願意同戰死的朋友握手。我盡我的力量迅速地翻轉他，我立刻就大哭了：

——F 兄，是你！你已犧牲了！……

我從來沒有這麼痛哭過。我知道戰死的人不能有什麼遺囑，我檢到他的新婚戒指依然套在手指上。他的新夫人一定還在祈禱他早日凱旋呢！報告他戰死的消息的責任一定就在我身上，……我奔回了。……

同志們！我回想龍潭的經過，就覺得完完全全同昨天的遭遇一樣，所以我縷述起來，也就不

覺這麼嘖嘖叨叨哩。而今我的熱淚又復淌出來，我望革命早日成功！我祝和平早日實現！我更願我們的無線電報永遠爲戀愛的男女而設哩！』

過隊長說過後，所有龍潭戰事爆發前後曾經使我憂傷過的，使我挂念過的，使我咒罵過的，使我顫抖過的一切難忘的感觸，於是統統復現出來，縈迴旋轉于我神經中樞了：

平日在新都佔據一份體面食器的高貴先生們，什九彷彿鬼靈似的，于龍潭戰事前數日，就先知先覺地走開了，所以滿載男女的汽車，滿載行李的雙輪馬車，接接連連地從儀鳳門奔到車站去，以致火車廂中堆疊着的擠抱着的盡是活氣息的大小肉軀！有幾位血性青年，跑在街上，流着汗汁，揮着小旂，大呼：「死在一塊！」「同志們留下來！」……但是那里有回響？那里有效驗？想止住這千萬顆潰散的心，簡直如同止住潮水不令退落一樣不可能！

無須向各位再說，第一炮響起之後，計算留在南京的自然是一半不懂事的朋友了！商店哩，關着。女人哩，躲着。軍隊哩，整團整師的調

動着。我和幾位朋友，覺得生活在這充滿炮聲的危城中，一切苦惱的景象統值得永遠痛念的，於是携手照機出門攝影的主意，我們便打定了。江邊已用沙袋堆起低低的城壘，壘腳跟散站着執槍的哨兵，哨兵們帶着嚴厲期待的睛靈瞅着對岸。一望無垠的江面，冷淒淒地一隻船筏也沒有，一條木片也沒有。城內獅子山炮台接接連連向對岸發炮，炮彈從頭頂橫飛過去，與空氣磨擦成一種不可比擬的怪響。原來我們已身臨火綫了，我們當時真禁不住不股栗呢！我們得到哨兵的許可，我們就憑着沙袋攝照起來。一霎功夫，一顆炮彈從對岸射擊過來，穿過一所高房子的圓屋頂，落在離我們三米突遠的一畦鬆軟的菜地上，幸而不會開花，因此只使我們臉色慘白了一下。我們知道已給了敵人龐大的目標，我們就只有第一個動作是趕緊攝照，第二個動作是趕緊拔步退回呢。

最後一炮響過之後，將士們都帶着滿身泥污和汗漬凱旋回城了。歡迎的市民擁擠在街兩邊，唱勝利之歌的戰士們就從這熱烈的市心中大脚步

走過來，「國民革命軍萬歲！」的歡呼聲，使得玻璃窗片都震動了。

末了，整千整百的光頭赤足的俘虜解到了，他們被連縛于又粗又長的蔴繩中，帶着又飢餓又污穢又畏縮的神情顛蹶地走過去，于是市民忽然肅靜起來，大家都爲了過甚的忿怒的感情噎住了！

朋友們，這豬糞一般醜一般多的俘虜，算得我們的戰利品嗎？不，不：龍潭之役的榮譽，簡直是一條包鉛的大皮鞭，抽在軍閥的心靈上，給他們一種痛苦不已的感覺，那末，這就是我們數千烈士的熱血與頭顱所換得的正當的戰利品了。